宋武帝論（何去非）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宋武帝論
作者：何去非　北宋

本作品收錄於《何博士備論》

天下之事，日至而無窮。而吾有以應之，莫不中理者，在乎善用其機。況乎爭天下之利，處兩軍之交，不得其機以決之，則事亦隨去矣。蓋機之為物，不可以期待，不能以巧致者也。卒然而會，迅忽眇微；及其去之，疾不容瞬。先機而起，於機為妄赴；後機而發，於機為失應。是以禦天下之事於一己而權不移，制天下之變於無窮而不詘。夫機有待之百年而不至者，有居之一日而數至者。待之百年而無可乘之機，則吾未嘗遲之而求於先發；居之一日而機數至，則吾未嘗厭之而怠於必應。嗚呼！人能知此，然後可與濟天下之大業矣。

昔者越王勾踐辱於會稽之棲，迨其返國，苦身焦思，拊循其民，求有以報於吳也。蓋七年而民求奮於吳，其臣逢同、大夫種、范蠡之徒止之，以為未睹其可乘之機以發之也。於是乎斂形匿跡以伺其隙者，凡十八年。一旦吳王空國，北從黃池之會，遂一舉而敗吳，再舉而亡之。西晉自永嘉之亂，群雄四起而分中原。元帝竄身南渡，收區區之江左以續宗祀。而群雄自相搏噬，驟興驟滅，百年之久。至於苻堅，並兼略盡，乃空國大舉而圖江南，遂及淝水百萬之敗。返未及國，而慕容亡燕之裔並起而乘之，垂收陝東而沖亂關右。苻丕坐困鄴城，求我糧援。既而垂以幽冀之民饉死殆盡，其黨潰叛，退保中山。堅、沖相持，其勢俱憊。於斯時也，可謂千載一至之機也。晉人有能乘燕、秦相弊之餘，因淝水克敵之勢，選師擇將而命二軍：一軍北收鄴城以舉燕代，一軍西趨咸陽而定關隴。據舊都之固，復七廟之墜，鎮撫士民，以殄餘黨，則武帝之業一朝可復，而大恥刷矣。晉人撫機而不知發，乃方出師漕粟以慰其既來，而尺土不獲，而師以喪敗。此謝安以氣怯而失機也。

宋武帝以英特之姿，攘袂而起，平靈寶於舊楚，定劉毅於荊豫，滅南燕於二齊，克譙縱

於庸蜀，殄盧循於交廣，西執姚泓而滅後秦，蓋舉無遺策而天下憚服矣。北方之寇，獨關東之拓跋，隴北之赫連耳。方其入關，魏人雖強，不敢南指西顧以議其後。而秦民大悅，以謂百年憤辱去於一朝，相與涕泣而留之，以其為漢室之裔，乃以長安十陵、咸陽宮室以動其情。使武帝因三秦悅附之民，治兵搜騎而留拊之，通江淮之漕，下巴蜀之粟，舉荊豫之師，發青齊之甲以拔趙魏，從事於中原，則天下之勢，不勞而遂一矣。然其席不暇暖，舉千里之秦，屬之乳褓之兒，引兵遽還，無復顧慮，大違秦民之望。蓋一舉足而赫連躡踵以收關中，如探物於懷間。此宋武以志卑而失機也。

察夫宋武之心，非以秦雍為當捐，而趙魏於足憚也。然其亟去而不顧者，蓋以其艱難百戰，凡所以造宋之基業者，皆在乎江左故也。往日南燕之役，盧循乘虛而下，幾失建業。今之速返者，畏人之議其後而為盧循之舉也。此所以輕捐關中而不顧也。又其起於漁樵匹夫之微，崎嶇轉戰以經略江左者，凡三十年。今之西師者，徒欲成敗晉之資，而其志慮之所在，亦曰代晉而已，未暇為王業萬世慮也。使司馬氏卒不復見中州之定，而群敵遂為不討之仇者，由再失天下之大機也。嗟夫！集大事者，惡夫志卑而失機，宋武兼之矣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